

文學類大專社會組佳作
林家宇《淘洗魚鱗》

清晨醒來，疲倦身軀殘留睡眠的傷口，抹藥的同時暗自祈禱，傷口不要太嚴重，卻在藥膏接觸後，疼得皺起眉頭。

翻身下床，抓起棉被一角使勁甩動。波浪起舞中，粉塵雪花似的緩緩飄落。扎手的塵毛刷，輕巧掘出暗藏縫隙的顆粒。吸塵器呼呼作響，吸走隱隱帶血的皮屑。擰乾的抹布，撫平床板、桌面、地板。清掃完成，一切整潔如新。

這樣的整潔，只是暫時的。過個幾晚，房間會再次狼狽不堪，充滿粉塵、顆粒、皮屑……又要淘洗這些魚鱗。

次次清掃、次次脫落，這樣的循環，會不斷地重複，直到生命終焉。

*

小學一年級的第一篇作文，題目是「我」。字還未識得幾個，便已懂得寫身上的疾病：魚鱗癬。

魚鱗癬，為基因疾病。病徵是染色體異常，造成皮膚乾燥、代謝快速。塊狀般層層堆積的魚鱗，吞噬絕大部分土地，堆起的厚重皮層毫無保護力。角質層聚集四肢，彷彿磚牆堆砌得歪七扭八而醜陋。時間一到，散發臭味的魚鱗，就脫落滿地。

小時候跟著母親到市場買魚，看著魚販俐落地抓起活魚，下刀、切開、刮除魚鱗，思考自己是不是曾經是條魚，但是出生時魚鱗沒有刮掉，才變成現在這樣？

生活就是刮鱗器，不分場合時間，逕自刮除身上的魚鱗而沉默。

鱗片被刮除，靜靜躺在垃圾桶散發魚腥味，不禁想，會不會我就是這些魚鱗，只等哪一天，就會毫無價值的被遺棄？

*

身處學校保健室，藥膏碰觸傷口時，疼痛入骨卻一聲不吭。跌倒時，手肘、膝蓋重重著地，翻起泛著鮮紅的大片皮膚。死皮底下的傷口怵目驚心。

孩子對於病症的了解，僅止於「看起來不一樣」、「會掉皮屑」，還有「靠近他會很臭」的認知。無知的訕笑，從國小上演到國中，未曾間斷。

皮膚再痛，也沒有這些攻擊，造成的心傷來得痛。想與同學和諧相處，困難重重。

疾病而成的異樣外觀，不只引來不友善，同樣招致許多目光。路上時常碰見諸多好奇的眼神，有些會消散於茫茫群眾，有些則是快步向前，直盯著皮膚，詢問：「你這是怎麼了？」

「魚鱗癬。」從對方的眼神，我靜待下一句。

「我跟你說，我認識一個醫生……」賓果，猜到是要給建議的。面帶微笑的回應中，往往是禮貌而飽含疏離冷漠。

小四那一年，在親友的強烈建議下，我開始了長久的偏方治療。每天早上，將濃稠的深綠藥物糊上保鮮膜，一層層包裹四肢。據說是讓藥力滲透，沖洗後角質層會自然脫落，病就好了。

藥味薰得頭暈腦脹，包裹帶來強烈的麻癢，隔著一層的搔抓，讓不舒服感更強烈。為了改善皮膚，我毫無怨言。

然而水流沖刷，洗掉藥物再多次，魚鱗依然頑固。腦內嗡嗡作響，呢喃如夢魘環繞：「你的病好不了了……」

母親帶我四處探訪名醫、尋求偏方，次數一多，感受便麻木。可嘗試後的失望，怎樣都無法適應。緊盯皮膚，從用藥、等待、觀察，到無效收場，是凌遲般的緩慢處刑。

除了這些嘗試，為使皮膚接近常人，減低紛擾上身，自幼每個週末，父親便會讓我浸在溫水一段時間。待皮層軟化後，盡量用不傷害真皮層的方式，將多餘的角質層，類似去除碗盤污垢般的「搓」掉。

醫師並不建議這麼做。新陳代謝的時間未到，提早硬性脫去皮層與角質層，不僅容易造成傷口，也會讓皮膚更脆弱、易感染，且搓皮帶來的痛楚極大。

沒有抗拒，我選擇默默忍受。僅僅希望皮膚更像普通人，減低每一次與人接觸，都要面對異樣目光的壓力。這些目光，比搓皮的疼痛更難忍。

直到可以自己洗澡，不再讓父親替我處理，這個習慣始終存在，即便不適，依然定時清理。

清掃住處，成為定時功課。久待一個地方後，總在不經意間掉落許多皮屑。累積的鱗片，數量一多便堆成鹽山。脫落的龜裂，蔓延四肢百骸，連結坑坑疤疤，染滿蒼白與血紅。

掃除的鱗片倒入垃圾桶，或沐浴搓皮，隨著水流進入排水孔。褪皮、再生、褪皮、再生……這樣的過程，總讓我想到掏金客。敲打礦脈，淘洗無數雜質的他們，期盼有朝一日，停留在手中的，是黃澄澄的金沙。

而我，淘洗魚鱗，日復一日，洗出無盡的困惑。

為什麼我是這樣？需要做這些，別人不必做的事情？

魚鱗落於生命之河，任憑沉載。即使困惑，仍持續不懈、小心翼翼的，清理皮膚、清理房間、清理目光、清理心緒，淘洗所有「魚鱗」的存在。

*

高二那年換了宿舍。新學弟搬進宿舍前，早將身上的角質層搓得乾淨。所有桌面、地板、床鋪，清理得一乾二淨。

想盡全力，減低皮膚造成的影響，盡可能像個普通人。如果這樣，就能讓旁人接受我，那也不算辛苦，對吧？

學弟們搬進宿舍的那個週末，恰逢回家一趟。隔天下午回去，打開寢室房門，卻愣住了。

除了我的座位有東西，其他位置空無一物。

「舍監阿伯！為什麼我的寢室，其他要搬進來的學弟，東西都不見了？」匆忙去找舍監，語氣盡量維持平穩，卻壓不住一絲顫抖，因為隱約猜到原因了。

舍監阿伯欲言又止。「因為有人跑去跟那些學生家長，說你皮膚的事情，他們不想跟你住，所以搬離了。家長早上才去住宿組鬧過……」

一陣頭暈目眩。現實比預期傷人，不僅學生，成年人也這樣殘忍。連讓我證明自己的機會，都不給予。

離開舍監室，打電話給父親。電話那頭的聲音勃然大怒，而我不可思議的冷靜，盡力安撫住電話那一頭的父親。

掛了電話後，發瘋般鎖起寢室門窗，我不可抑制的跪在地上，嚎啕大哭。

為什麼我是這樣？到底做錯了什麼？

晚上洗澡，洩憤似的，指甲深深掐入頭髮，用盡力氣，在臉龐、身軀、手臂、大小腿，狂亂劃出一道道血痕。抓下的魚鱗，和著血水散落於地。

掏洗魚鱗，洗出的是血淚，與深深的無力。

*

上大學後，過往承受的壓力爆發，我崩潰了，徹底放棄對於疾病的努力。一併放棄的，還有人生——對於課業、生活、自我的全面放逐。

不再踏出房門，只晝伏夜出如鬼魅。此生究竟有何意義可言？

終日昏沉，睡不死又活不了。魚鱗無盡增生，從皮膚長到地板。生活渾渾噩噩，持續許久。

經常看著手背，魚鱗盤根錯節生長，似我的心，殘破不堪。無語中，找不到過去，面對難題的堅忍不拔。也看不到未來，對於美好的憧憬期盼。

幾個夜晚曾拿起刀，對著頸動脈作勢比劃著。或站在宿舍頂樓，迎風想著，是否一躍而下，就再無痛苦？

求生意志勉強大過求死念頭，我仍苟活。

直到某個白天，渾身沉重的我，在敲門聲中醒來。疑惑打開房門，居然是父母與哥哥。

「你好嗎？」面對這句問候，慣例在電話中，不說真話的報平安，說著「我很好」，此刻是連一句話都說不出口，眼淚撲簌簌地掉落。

父親不辭辛勞，千里迢迢載著家人來找我。母親帶來一桌好菜，全家人一起共享。哥哥則是買了我喜歡的模型……

他們沒有多說什麼，天南地北的聊著天。漫漫寒日的憂傷裡，些許微光，終於照了進來。

此時憶起，過去到現在，他們始終默默的，陪伴在我身邊，從未因為滿身魚鱗而動搖。總是費盡心思的，讓我身體好一點、心情舒坦一點。家人、朋友，不曾因為我的殘缺，而另眼相待。

想起最常自問的問題：「為什麼我是這樣？」

還沒有找到答案，不甘這樣自我了斷。而且，想到家人、朋友，就不願讓他們流淚。

逃避與傷害，無法一時痊癒，只能慢慢地來。

「謝謝你們。」回去前，我給了他們大大的擁抱。

*

「你怎麼了，還好嗎？」「我不太好。」回撥電話、回到課堂，與久未見的同學朋友們，闡述了不理想的近況。

如果能量還不夠，就暫時，讓別人幫忙填補吧！直至堅強到能再次面對。

彷彿過往淘洗魚鱗的縝密，細細檢視身上的所有傷。總是壓抑的感受，慢慢的釋放、面對。

身上有太多，「理應像常人」的禁錮。與人長談中，或憤怒、或流淚，才逐漸理解，自己理應就是自己，不需要「皮膚像常人」，才等於自己。

淘洗魚鱗，或許莫可奈何，象徵著病症一輩子不癒。然而，那又如何？

治療心傷的路程緩慢而悠長。逐漸認識到，因為過往的經驗，讓我具備細膩的心思，能同理他人的痛楚、情緒。由於想要與人接觸的願望，淬鍊了說話技巧、思考能力。同時鍛鍊出韌性，令我始終不放棄。這些，才代表著我。

自我探索的路持續著。直到某一天，慣例清理房間，魚鱗掃除後，擦過地板站起身。夕陽透窗灑落，放眼所見，一切顯得燦爛而明亮。

那瞬間，領悟了。

經歷的種種，累積而成的，是勇氣——既知恐懼，也知傷悲，卻仍然不屈前行。勇氣的堆疊，獲得的回報，是幸福——安然自適，心平氣和，接受自己的存在。

*

數十年來幾經波折，狂怒也好、放棄也罷，淘洗魚鱗始終未斷。終其一生，要將那無數時光，耗費在這一次次，尚未篩出金沙的反覆。

然而，於生命之河的奔流裡，脫落的魚鱗，沖刷成感悟，直至最終自我悅納，亦看見他人，同樣處在河流中淘洗——理解這一切的坦然，才是屬於我的那份，魚躍鳶飛的自在幸福。